

战国纵横： 鬼谷子的局

讲述谋略家、兵法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、道家共同的祖师爷——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。

看鬼谷子如何指点四大弟子：苏秦、张仪、孙臆、庞涓纵横战国，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汲取他深不可测的谋略与智慧。

7

合纵连横，
苏秦张仪旷世斗法

寒川子 著

长篇小说

读客·知识小说文库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



读客。

战国纵横：

鬼谷子的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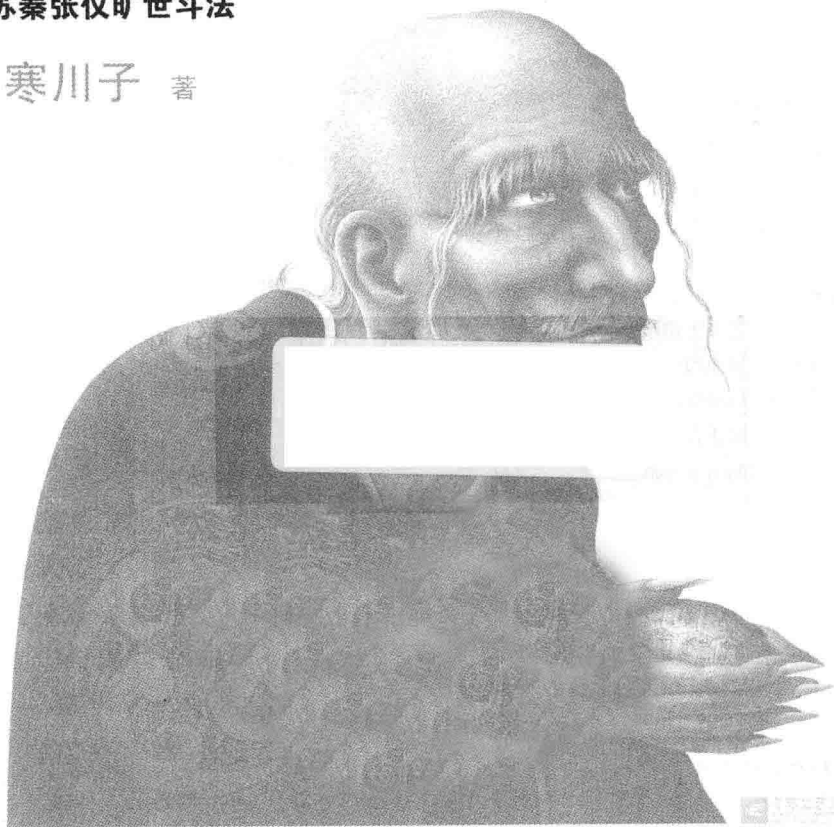
讲述谋略家、兵学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、道家共同的祖师爷——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。

看鬼谷子如何指点四大弟子：苏秦、张仪、孙臆、庞涓纵横战国，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汲取他深不可测的谋略与智慧。

7

合纵连横，
苏秦张仪旷世斗法

寒川子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战国纵横: 鬼谷子的局. 7 / 寒川子著. -- 南京:
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8
ISBN 978-7-5399-6372-3

I. ①战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49934 号

书 名 战国纵横: 鬼谷子的局. 7

著 者 寒川子

责任编辑 姚 丽 丁小卉

特约编辑 王菁菁 盛 亮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990mm 1/16

印 张 18.5

字 数 287 千
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372-3
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 六国伐秦，公子卬奉命困苏秦 /1

“昭将军莫急，制敌首要知敌。秦虽有地利，兼具人和，却也有其软肋，归总为五不利。”见诸将目光齐射过来，庞涓稍稍提高声音，“一不利，秦先有河西之战，后有商鞅之战，虽然取胜，国力却伤……五不利，秦失商鞅，国无大才，虽得公孙衍，却也不足为惧。至于司马错，不过是一介匹夫，有勇无谋之徒。”

第二章 太子篡位，苏秦赴燕拯乱局 /23

“唉儿，”田夫人抹去泪水，声音缓缓的，“你难道不知道你的先祖公因何驾崩吗？”

公子哙有点惶惑，怔怔地望着母亲，许久，点点头。

“是被人谋杀的！”

“谁？”公子哙声音发颤，几乎是脱口而出。

“就是你的那个父王。弑父，弑君！”

第三章 齐燕相抗，苏秦奔走解内争 /50

“先君听信爱卿之言，于列国倡导合纵。纵是合了，可我燕国得到什么？”易王苦笑一声，摊手作无奈状，“纵约墨迹未干，先君尸骨未寒，他……他田因齐却无视道义，趁我国丧，纵兵袭我，扰我人民，抢我财物，夺我城邑……”

“大王……”见易王只道他人不是，却无一句自省之言……苏秦什么话也不想多说，只是长叹一声……

第四章 大败庞涓，张仪一石二鸟解合纵 /78

公孙衍轻轻摇头，指着赵军粮草库：“此处留下！”

“咦，这是为何？”司马错不解，恨道，“赵人率先合纵谋我，最是可恨，第一个就该烧它！”

“是君上旨意。”公孙衍想到惠文公紧急送来的密函，不无叹服道，“唉，此计之绝妙，正在此处。我大秦得此明君，实属天恩。魏君不自量力，徒貽笑耳！”

第五章 纵局难解，苏秦再回鬼谷求教 /104

“可——”玉蝉儿并不甘心，“先生，听苏秦所言，将来如果真由秦人一统，必将是强权肆虐，道路以目，官吏专横，民不聊生。这样的天下，不会是先生想要的吧？”

“是以我说，苏秦看得长远。至于眼下，”鬼谷子从案下拿出棋局，指着棋盘上的纵横棋路，微微一笑，“只有纵，没有横，难以成局哟。”

第六章 争相位，张仪逼走公孙衍 /127

“敢问君上，”寒泉子听完陈述，呵呵几声笑问，“是想治一隅呢，还是想治天下？”

“这……”秦惠王心头一颤，拱手应道，“敢问前辈，羸驹不才，治天下可乎？”

“欲治天下，必抗纵亲，而纵亲为苏秦发动。天道制衡，可制苏秦者，唯有张仪。”寒泉子的语气毋庸置疑。

“谢前辈决疑！”秦惠王长舒一口气，再次拱手，“只是，二马不可同槽。若用张仪，何以安置公孙衍呢？”

“既然不可同槽，何不分槽养之？”

第七章 躲楚使，庄子离乡投友 /153

“哦？”监河侯略略一怔，“既然不是，你在我门前‘汪汪汪’，叫唤什么呢？”

“讨吃的呀。”庄周拱手，“听说监河君仓中的粟米是狗才能吃，是人不能吃，庄周舍中断粟数日，一家老小立等救急，这想赁点粮食聊度春荒，只能委身作狗了！”

第八章 秦魏交好，庄子魏都辩张仪 /178

“呵呵呵，”张仪连笑数声，“先生有所不知，仪既非孔丘，亦非彼三子。仪既能逍遥于方外，也可彷徨于方内，是一脚踏三江呢。”

“你呀，”庄周扫他一眼，重重摇头，“不过是一心想三江而已。想不是踏。天道阴阳，非阴即阳，非阳即阴。人道游方，非方里即方外，非方外即方里。你只有两只脚，如何就能踏三江呢？”

第九章 争巴蜀，陈轸智促蜀王伐苴 /221

“唉，大王有所不知，”陈轸摇头叹道，“……据小仙探知，那苴侯又与白龙水怪结作同盟了。白龙水怪探知大王与王妃有恋情，恐惧大王前去营救，托梦于苴侯，要他万不可放大王过来，如若不然，就率虾兵蟹将冲毁他的王国，苴侯一则害怕，二则也对大王不满，就与他订下盟约了。”

第十章 连横开场，张仪发兵平巴蜀 /252

“将军们，”张仪放缓语调，“我们征蜀，首在服蜀；服蜀，首在服民；服民，首在服心；服心，首在少杀人，多为蜀民着想。是以，本将宣布三条军令。”

众将真正慑服，昂首听令。

“其一，两军对垒，以势压之，逼其降；其二，凡降者不杀，妥善安置；其三，抗拒者死，妇孺老弱除外。”

“敬受命！”众将异口同声。



六国伐秦，公子卬奉命困苏秦

就在苏秦衣锦还乡之际，纵亲各国的伐秦大戏也在紧锣密鼓地张罗。

大戏的主角是庞涓。经过缜密考虑，庞涓决定将伐秦大本营，也即中军大帐设在澠池。澠池位于峭塞，是伐秦的前沿阵地。

陘山战后，魏国再无大规模战事，得有数年休养生息，庞涓也得有充裕时间筹备伐秦。然而，诚如苏秦所言，秦有四塞之固，又在惠文公治下如日中天，庞涓并没有完胜把握。没想到苏秦此时合纵成功，给庞涓一个意外之喜，使他一无后顾之忧，二得六国之力，自以为对秦国稳操胜券了。

即便如此，庞涓并不是个鲁莽的人。直觉告诉他，战场上没有百胜将军，任何一次失手，都足以致命。他不惧死，他惧的是后人在青史上如何记载他的败仗。自出鬼谷以来，他与周边大国齐、赵、楚皆有交手，战必胜，攻必克，但对韩国和秦国，依旧陌生。

韩与赵、魏同为三晋，但力不如赵，更不比齐、楚，因而庞涓并不惧之。秦人却是不同。

庞涓闭门谢客，将近年来收集到的所有秦人卷册尽数取出，几乎摆满中军大帐。庞涓一册接一册地翻阅，时不时陷入苦思，反复摆弄他设计了不知千百遍的这局伐秦大棋，细到推敲每一步落子。

一连折腾三日，庞涓终于合上卷册，开胃饱餐一顿，实实在在地睡一大觉，美美地洗个冷水澡，升帐落下他的第一枚棋子：连发五道请柬，召

请昭阳、田婴、肥义、公仲、子之五国纵亲军主将，外加自己助手、大魏三军副将张猛，到他的中军大帐共品佳酿。

五员主将中，唯独赵军主将肥义没来。

代替肥义的是副将李义夫。李义夫膀大腰圆，浓眉环眼，一脸络腮胡子，外看是个莽夫，内中却细，能谋善战，历任上党郡的郡守，与韩三战，与魏两战，三胜一平一负，算是赵国一员悍将了。说实在话，比起肥义，庞涓对他更有好感。

然而，该来的没来，又联想到赵肃侯不辞而别，庞涓心里仍是一沉。见过礼，庞涓的目光利剑般直逼李义夫，半笑不笑道：“敢问李将军，肥义将军别是生病了吧？”

李义夫一怔：“咦，末将尚未禀报，将军如何得知？”

“呵呵呵呵，”见李义夫表情惊讶，庞涓心里稍稍释然，目光也柔和一些，“如果不出在下所料，肥将军所患一定不是寻常疾病。”

“神了！”李义夫越发惊愕。

齐国主将田婴笑道：“李将军，实话对你说吧，庞将军是鬼谷神人，能前算八百，后算八百呢！”

众人皆笑起来。

“嘿嘿嘿，”昭阳从鼻孔里哂笑数声，半是揭秘，半是逞能，“是呀是呀，肥将军这铁打的身子，寻常疾病何能伤害到他？李将军，说来看，肥将军所患何病？”

“昭将军所言甚是。肥将军是从马上摔下来，伤到骨头了。”

“哦？”众人无不惊异，“养蜂的让蜂蜇了！李将军快说，肥将军是如何摔伤的？”

“北地胡人献来一匹宝马，颜色血红，说能日行千里。肥将军喜甚，当即试骑，不想那马性子极烈，没走几步，竟将肥将军掼到地上，狠踩一脚。肥将军的小腿骨被它踩断了，这阵儿正打着绑腿养呢。”

众将无不爱马，纷纷询问，李义夫只好从头细述一遍，将那宝马讲得神气活现，听得众将如临其境，唏嘘不已，纷纷议论起胡马来。

见话题越扯越远了，庞涓重重咳嗽一声，指着一边的酒席笑道：“诸位将军再不入座，美味佳肴可就凉了。”

座次早已排好，诸将纷纷入席。

庞涓自不客套，主位坐定，举爵道：“诸位将军远道而来，光临魏

营，在下不胜感激，聊备薄酒陋席，敬请诸位品尝。诸位慢饮，在下先干为敬！”

庞涓一口气饮完，众将也都饮下。

酒过数巡，庞涓切入正题：“诸位将军，秦人肆虐，为祸列国多年。今列国纵亲，诸位君上共聚孟津，一笑泯灭过去恩怨，盟誓伐秦，共举纵约长协调列国。如何伐之，纵约长旨令我等筹谋。蒙列位君上抬爱，在下暂尸主将之位，无奈孤陋寡闻，见少识浅，特邀诸位将军共议，求请诸位不吝赐教，各献妙策，共成此功。”

众将互望一眼，田婴笑道：“庞将军，您是主将，想必早有伐秦妙策，我等谨听吩咐！”

众将无不附和。

“好好好，”庞涓笑着拱一拱手，“既然诸位金口难开，在下就先说几句，算是抛砖引玉了。”缓缓起身，“诸位将军，请随我来。”

众将起身，随庞涓走至大帐左侧，环列于一块数丈见方的大木架边，架上罩一块巨大的草绿色绸缎幕布。众将正自猜测，庞涓示意，早就候在一边的参军按动机关，一阵响动过后，草绿色幕布徐徐拉开，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形象逼真、做工精细、比例适度的军用沙盘，东至洛阳，西至关中，北至少梁，南至商於谷地，包括河东河西，山川地势、城邑村落、关防壁垒尽在盘中，河水呈“L”字状割开群山，形成天堑峡谷，河水南侧的函谷古道更如一条蚯蚓，在高山峡谷间蜿蜒迂折。

看到如此巧夺天工的精细之作，列国诸将无不惊骇。他们使用的形势图多是手工绘制，比例失调不说，标示也欠精准。此盘所示，却是清清楚楚，一览无余。凭此一点，他们就输庞涓一筹。

看到众人惊诧，庞涓暗自得意。这是他动用军中能工巧匠费时数年而拼凑出来的杰作，原计划用以教练三军诸将，不想这又派上威服列国的用场。

“诸位将军，秦为四塞之国，都是何塞呢？诸位请看。”庞涓拿起参军递过来的黑漆木杆，指着沙盘，“一塞，河水。此为河水，自北而南，由壶口山南至少梁，再南至临晋关，再南至阴晋，由此东拐，滔滔七百里。河水以西尽为秦人所有，北为义渠，山壑相连，我等势力不及，堪为一塞；自阴晋以东至函谷关，有函谷道约二百里，两侧山势峻险，旁无他途，更有函谷雄关为秦人所有，堪为二塞；自华山以南，高

山连绵，直至六百里商於谷地可通秦塞，今为秦人所有，堪称三塞；自商於谷地以南，有褒汉谷地数百里，可经终南山入秦，而褒汉诸邑半为秦人夺取，更有终南山奇险，堪称四塞。秦据四塞，可抵百万雄兵！”

这些是常识，作为南征北战的将军，大家都是晓得的。然而，秦之四塞，多是作为辞令和地图标注，或仅存留在想象中，如今被庞涓这般做成沙盘，栩栩如生地再现在众人眼前，所有人都感到了震撼。远在山东、与秦人少有接触的田婴，手心更是捏出一把虚汗。

“此为地利。”庞涓话锋一转，“自商鞅变法后，秦人国势日强，关中人口兴旺，河西户籍也大大增加。据在下所知，秦人总数或不低于四百五十万众，可征之丁不下百万，此为人和。”

众将面面相觑。

六国合力伐秦，力量对比一面倒，庞涓却在此地处心积虑地夸大秦人之利，谁也忖不出他想表达什么。

“诸位将军，”庞涓话锋一转，声音陡然提高，字字铿锵，“秦人所缺的只有一项，就是天时。是天要亡秦！天要亡秦，秦不得不亡！今六国纵亲，六军云集，群雄蚁至，更有诸位将军身历百战，秦人即使占据天堑，拥有四塞，我等铁蹄照旧将其踏成肉饼，碾作肉末。”

“庞主将，”昭阳嘴角撇出一丝冷笑，“还是痛快点，说说你是如何把秦人踏成肉饼吧！”

“昭将军莫急，制敌首要知敌。秦虽有地利，兼具人和，却也有其软肋，归总为五不利。”见诸将目光齐射过来，庞涓稍稍提高声音，“一不利，秦先有河西之战，后有商於之战，虽然取胜，国力却伤，致使其之后伐赵晋阳失利，伐韩宜阳未果，不敢再动刀兵；二不利，秦室易主，宫廷内争，商鞅遭诛，新法受挫，尤其在河西、商於等地未得人心，流民纷纷再返河东；三不利，关中连旱三年，五谷减半，个别城邑出现饥荒，迫使秦宫开仓赈灾；四不利，西戎诸部不稳，义渠时有骚扰，秦宫虽有安抚，却难服其心；五不利，秦失商鞅，国无大才，虽得公孙衍，却也不足为惧。至于司马错，不过是一介匹夫，有勇无谋之徒。”

“庞将军所言甚是。”田婴拱手附和。

“再看秦国战力，”庞涓再次指向沙盘，“秦虽有数十万可征之夫，却多为苍头，不堪一击，具战力的不过三十万众。除去各邑守卒和

镇守西戎、义渠边关诸部，秦可用于抗我铁蹄的不足十二万众。我有纵军逾四十万，战车数千乘，无不是铁甲之士，身历百战，因而，在下以为，此番伐秦，只要谋略得当，部署出奇，我当稳操胜券。”

“庞主将，不要绕了，亮出你的宏图大略吧！”昭阳急了。

“在下以为，我可兵分三路，左路为楚，出襄、宛，直取商於，破武关入秦；右路为赵、燕，过汾水谷地，由义渠辖地西渡河水，自北向南攻伐河西，在下已说服义渠约好借道；中路为韩、齐、魏三国联军，兵分两路，一路直取函谷关，一路直取蒲阪关。三路大军同时攻击，秦必左支右绌，首尾失顾。”

平心而论，庞涓分头进击之谋既合理，又能部分避开六国军队兵种不一、战力不齐、将帅难以协调等诸多弱项，不失为实用上策。

众将正自思忖，昭阳冷冷说道：“此谋虽好，制秦却是不济。”

“哦？”庞涓缓缓转向昭阳，“昭将军可有良谋？”

“请问主将，如果击敌，是掌有力，还是拳有力？”昭阳以问作答，同时伸出两手，一手作掌，一手作拳。

“请将军直言。”

“我六国纵亲，为的是形成合力，以势压敌。势宜合不宜分。正如将军方才所言，秦有四塞之固，我若兵力分散，一塞亦不可破。我若兵合一处，任它铜墙铁壁，必可碾为粉末。”

昭阳说出此话，却是出于私心。若按庞涓谋划，由楚单取商於谷地，就与屈武所谋异曲同工。更要紧的是，对商於谷地，昭阳所知甚少。如果由楚单取商於，就等于他须将伐秦的主导权拱手让予屈氏，从而错失灭秦独功。庞涓所言甚是，只要合纵军攻克函谷，夺占咸阳，商於自也不攻自破，唾手可得。那时，功劳簿上，根本就不会有他屈氏。

庞涓眉头紧皱，目光扫向田婴和公仲。

田婴附和昭阳：“嗯，昭将军所言有理，在下赞同。”

公仲曾在申不害麾下与昭阳交过手，对他本无顾忌，这又奉了昭侯旨意，实帮庞涓，更不把昭阳看在眼里，瞥他一眼，朝庞涓拱手，朗声叫道：“在下赞成庞将军分兵合击方略。”

庞涓冲他点下头，转望子之与李义夫：“昭将军主张合兵一处，主攻函谷，两位将军意下如何？”

二人一齐拱手：“谨听主将之命。”

庞涓还过礼，转对昭阳微微拱手，语气甚是缓和：“昭将军，在下以为，函谷路险道狭，秦人更在关前夹道筑垒，易守难攻，既不利我军兵力展开，又难以用势。在下直言，请昭将军三思。”

昭阳亦拱下手，微笑道：“将军善于野战，未必善于攻坚。不瞒将军，在下帐前有巧匠一人，可制云车。此车高约数丈，四周装甲，下安数轮，可自由推移。每车能容十人，上有箭孔，一旦升起，凭它什么壁垒，一如平地。只要突破此关，虽有关后两百里狭谷，却是敌我共之，我兵强粮足，遇关攻关，遇垒破垒，有何惧哉？”

见他执意如此，庞涓的双眉渐渐拧起，思忖多时，点头应道：“也好。昭将军既有攻坚利器，在下同意兵合一处，在函谷关前与秦决战。”转问众将，“诸位可有异议？”

公仲的嘴巴动了动，见其他人皆没作声，也合上了。

“好。既无异意，众将听令！”庞涓敛神凝气，朗声行使主将职权。

“谨听大将军吩咐！”众将异口同声。

“一个月后，各将本部兵马开赴崤塞，会师伐秦！”

众将得令散去。

庞涓留下昭阳、田婴，就陘山、黄池旧事分别道歉，当场承诺，说魏王有旨，只要伐秦功成，魏对楚归还陘山，对齐不再插手宋事。

宋国是齐国之痒，陘山是楚国之痛，二人听到庞涓这般承诺，无不欢喜。尤其是昭阳，原本对庞涓有些成见，这阵儿前怨尽释，相拥言欢。临别时，庞涓再三叮嘱他赶制云车，昭阳满口应承，兴冲冲地乘车辞去。

二人刚一离帐，张猛急急跨进，朗声禀道：“庞将军，昭阳此谋当为下下之策，将军不驳反纳，实令末将不解。”

庞涓呵呵笑道：“你真这么想？”

“这么想的不止末将。”

“哦？还有何人？”

“公仲将军。公仲将军临别时，再三要末将代为转达。公仲将军说，列国之兵宜分不宜合。我若四下出击，一可发挥人多势众的优势，二可分散秦人防御。如此之多的兵力合在一处，六军等于一军，合纵不如不合！”

“唉，”庞涓长叹一声，“与我一心者，只有公仲将军啊！”

“可将军却——”

“张将军，此谋既不可，也未必不可。”

“这——”

庞涓将张猛引到沙盘前面，指沙盘道：“将军请看，从澠池到陕，再到曲沃，长百余里，除去数十里峻塞，余皆坡缓谷阔，利于列国军队屯扎。反观秦人，从函谷关至阴晋，道狭谷窄，不利大军运动，后援不足。我六军齐集于此，更有楚国云车攻坚，秦必震惊，也必死守函谷。谷狭人多，后备必不足。此时，将军即引奇兵，从此处——”指向阴晋北面的河水，“就是封陵，秘密渡河，袭占阴晋。”

张猛沉思一会儿，点头赞道：“真是奇谋啊！若我渡河成功，莫说是袭占阴晋，即使斩断此处，两侧筑垒，即可断其函谷道往来交通，使函谷守军陷入前有大军、后无退路之绝境。”

“不不不，”庞涓果决应道，“一定要袭占阴晋！只有袭占阴晋，才算完全拿下函谷道。拿下函谷道，千里秦川即无险可守。依秦人之力，如何拒我六国联军？”

“将军所言甚是。不过，末将仍有一个担心。”

“请讲。”

“公孙衍足智多谋，尤其熟悉河西。末将当年与他有过交道，深知此人。将军所谋，公孙衍必会防范。再说，河水难渡，此计紧要处在奇，在密，只要秦人稍有防范，我渡河之人就会陷入绝地。”

“那厮的确有些能耐。”庞涓看会儿沙盘，冷冷一笑，“那厮虽有能耐，却也是老套了。在下多次琢磨那场大战，公孙衍所为，不过是些取胜俗套而已。那时，魏强秦弱，即使这些俗套，也足可保住河西不失。可惜我王晕头了，连这也听不进，白白送了河西。”

张猛叹服道：“将军说得是，想起那场大战，我就憋气。”

“不过，此人也不可不防。为保险起见，我可于此处，就是汾阴一线，另设疑兵一处，沿河水扎营结筏，大张旗鼓，必可迷惑秦人。”

“如此甚好。”

“公孙衍虽不足虑，另有一人，却让在下忧心。”

“何人？”

“孙臆！”

“他……不是疯了吗？听说是投河死了。”

“那厮没有投河，是让秦人劫走了。”

“将军是说，他在秦国？”张猛吃一大惊。

“是的。”庞涓郑重点头，“公子华乔装戎狄商人，隐居大梁多时，趁我不备，将他窃走。在下闻讯后追至边关，不意公子华偷梁换柱，阴谋得逞。”

“末将在秦多少有些耳目，未曾听闻孙臆至秦之事。”

“是的。在下也曾使人探访，迄今没有查出。鬼谷数年，在下深知此人，诡计多端，表里不一，这到秦国，不到关键辰光是不会显山露水的。”

“将军可有应策？”

“哼！”庞涓耸耸肩，冷笑一声，“想他一个疯子，能奈我何？再说，即使那厮不疯，我俩单兵独斗，在下也未必怕他，何况眼下是六伐一，任他再有能耐，也不过是螳臂挡车！”

“将军说得是。”张猛嘿嘿笑了。

离楚国方城北侧的鲁关不远处，有一片连绵不绝的山峦，名唤尧山。相传此山为远古华夏圣王尧帝故里，奇峰耸立，怪石嶙峋，林木葱郁，溪流飞瀑，温泉星布，珍禽异兽，举不胜举，堪为华夏胜境。

尧山深处有一奇绝洞天，一代巨子墨翟在此诞生又埋骨于此。墨家弟子在巨子葬身处，依山傍石搭起几十幢简陋房舍，号称墨家大营。一年四季，总有新、老墨者在此聚会，追忆先师，修习墨道，坚定信念。

这所墨营是墨家第四代巨子随巢子一手建立起来的。中心是一幢简陋、牢固的庞大草厅，竹木结构，山茅草顶，开阔敞亮，可容百人。

自从鬼谷子开山收徒，随巢子总算放下心头巨石。许是有所顿悟，许是预感到自己身体大不如前，甚至已经时日无多，随巢子在处理完一些急务后，一改过去亲力亲为的墨家行事风格，悄然回到尧山，在先师墓前结草为庐，潜心著述，很少外出了。各地墨者听闻巨子在此，纷至沓来，渐渐建下这所大院。随巢子也就顺势推舟，一面在此修身养性，整理心得，一面启迪后辈墨者，遥控天下墨事。

多年奔波，完全掏空了随巢子的身体。尤其是在入秋后，生命于他已如一盏枯灯在山风里摇曳，随时都有可能熄灭。

这日迎黑，亲近随巢子的墨者知道，诀别的时刻正在临近。大家静

静地守候在他身边，更多的人仍在昼夜兼程，从四面八方方向这儿赶来。

草厅里气氛庄严，随巢子斜倚在草堂靠正墙处的木榻上，面色蜡黄。榻前放着一只药碗，碗中是黑乎乎的半碗药汁，早已凉了。

在他前面，胡非子、告子坐在一块稍稍破旧的草席上，面色静穆。二人之后，是宋研、屈将子等一百多人，多是第二代、第三代，甚至第四、第五代墨者，各按辈级席坐。

草厅门口，不断有墨者趋进。同先来者一样，他们一入草厅，就不声不响地席坐在所属辈级应该席坐的位置，秩序井然。

弥留中的随巢子强撑坐起。望着纷至沓来的新老墨者，随巢子脸上浮出笑意，两道目光不无慈爱地扫视大厅，在每个墨者身上均作停留，似是要把他们刻在心底。

“诸位不辞劳苦，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老朽，”随巢子略显吃力地拱起两手，“老朽——”轻咳两声，“老朽致谢了！”

众人尽皆改坐为跪，叩首，齐道：“墨家子弟参见巨子，祝愿巨子贵体早日康复！”

随巢子摆摆手，苦笑一声：“老朽贱躯行将就木矣，云何贵与不贵？诸位兄弟，诸位姐妹，大家都是墨道中人，莫讲这些虚礼了。坐吧！”

“敬从命！”众墨者改跪为坐，再次拱手。

“老朽召请诸位，”随巢子再次摆手，“主要为三桩事情：一是老朽私事，二是墨道家事，三是天下公事！”

众墨者知道巨子这是要托付大事，无不敛神正襟，齐将目光射在随巢子身上。

草厅一片沉寂。

“这第一桩，”随巢子微微一笑，巡视众人，“老朽甚是思念诸位，临行前贪心再见诸位一面，再看诸位一眼。诸位既来，老朽这个心愿，也就了了。下面是第二桩。”

众人齐齐拱手，无不泪水盈眶。

随巢子缓缓接道：“自先师始创墨道，墨家迄今已经立世百年。行墨道者由初起之寥寥数人，到眼前数以千计，遍满列国，可谓前仆后继，代出楷模。时至今日，墨道行于天下，妇孺皆知，可与孔儒之学分庭，黄老之学并举，事业方兴未艾。老朽不才，承蒙先巨子孟胜抬爱，

承蒙诸位墨者拥戴，尸巨子之位逾三十年，其间虽无建树，却也兢兢业业，不敢有一日懈怠。近年老朽智竭力枯，不堪奔波，不宜再尸此位。本欲早选贤良，承擎墨道旌旗，无奈天不遂愿，拖延至今。今日风和日丽，气氛祥和，各路墨者云集于此，老朽不敢再误天机，就此举荐新巨子，由新巨子引领诸贤，继续墨道大业。经与诸老商议，老朽举荐的新巨子是——”目光剑一般射向告子，“告不害！”

没有人惊讶。

告子名不害，齐国即墨人，年幼即从先巨子墨子，照理说当与随巢子、胡非子等墨家诸老是一辈，但因他年少许多，自虚一辈，以弟子礼事随巢子、胡非子等。墨家第一代大弟子多已过世，仍然健在的诸老中，相里子、相夫子、邓陵子均与随巢子一样步入耄耋，因道远路遥未能赶来。胡非子虽然在座，却也年老体弱，病魔缠身，不堪重任。唯有告子身健资深，更得墨道根本。由他来做新一代巨子，既是意料中事，亦为众望所归。

告子却诚惶诚恐，跪地泣道：“巨子，弟子——”

随巢子抬手指向自己木榻前面的主席位：“不害，来，请坐此处。”

告子跪前几步，坐在榻前主席位上。

众人见他坐定，包括胡非子在内，尽皆改坐为跪，齐叩：“参见巨子！”

墨家不似儒家，没有更多的繁文缛节，一齐跪拜，就算是承认新巨子了。

告子拱手还过礼，起身走到胡非子跟前，将他拉起，连连拱手：“胡师叔，弟子……弟子岂敢受师叔大礼？”

胡非子一脸严肃，亦拱手道：“墨者胡非参见巨子，谨听巨子差遣！”

告子饱含热泪，将胡非子扶坐下去，朝他又作一揖，回至随巢子榻前的主席之位上，面向随巢子跪下。

随巢子伸手握住他，老手略略颤动：“不害，从今日始，老朽将天下这个烂摊子卸给你了。”

“巨子，”告子紧握随巢子，声音哽咽，泪水盈眶，“弟子德浅力薄，深恐有负巨子重托！”